



新稻草人丛书



玩笑结束

WAN XIAO JIE SHU

张天煜 /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玩笑结束



张天煜 /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玩笑结束/张天煜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1.8

(新稻草人丛书)

ISBN 7-5039-2033-5

I. 玩…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28199 号

玩笑结束

著 者 张天煜

责任编辑 冯京丽

封面设计 杨 柳

版式设计 天 笑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 1 号 10007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

版 次 2001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75

字 数 260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书 号 ISBN 7-5039-2033-5/I·889

总 定 价 85.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内容提要

《玩笑结束》以多余人、边缘人余飞为主人翁,展开了一幅幅荒诞而富有哲理的人生画卷。余飞一个人生活在祖上遗留下来的老房子里,有点凄惨,又有点与世隔绝。在一次精神病发作时杀死情人吕星之后,没有报案,而是把死人做成了一副泥塑存放在地下室。随后赶来的吕星丈夫姚青桥认定了余飞如鬼魅一般缠住他,他千万百计想从余飞身上得到吕星的消息并且使用了一个个计策,从而引出一个个让人忍俊不禁的故事。余飞十年前的旧恋人田非非,十年后后悔当初的选择,想与余飞重续前弦,但作为警察局长的丈夫坚决不同意离婚。这期间儿子李伟又对继母田非非苦苦相逼,非欲先得之而后快,于是,他也把矛头指向了余飞……身处重重矛盾纠缠之中的余飞似乎不急不躁,胸有成竹。一方面,沉着应付,体验着贵族式的成就感和高贵;另一方面在地下室的泥塑宫殿中幻想着自己是一代帝王,拥有无上的权力及权力带来的寂寞感。他甚至把感觉层次扩张到自然界,与鱼类开始了心灵对话。最终,他为变态的心理和荒诞的行为付出了终身代价,受到法律应有的惩罚。

余飞把酒杯举在眼前，隔着红色轻轻动荡的酒液去看吕星，“经万古更流其芳，历千年始终不朽，因文章更著其名，尤物啊！”

吕星灿烂不失妩媚地一笑说：“你这次对我的赞美有点特别，继续，被人拍马屁的感觉飘飘欲仙。”余飞将酒杯从眼前移开说：“你感觉很陶醉是吗？”吕星佯装叹了口气说：“其实也没什么反应，主要是在安慰你，怕你嗅到你用嘴拍出的马屁毫无令人振奋的味道。”余飞瞪大眼睛说：“可我指的并不是你呀。”吕星说：“谁呀？你难道另有了所爱？”余飞说：“它一直是我的最爱，自然非酒莫属。你有很大自作多情的嫌疑成份。”

吕星说：“在你眼中，我的价值还比不上一杯酒？”余飞说：“也不能这样贬低你，在我心中你比一杯酒还是绰绰有余的，至少可抵两杯。”吕星在桌下狠狠踩了一下他的脚，娇嗔说：“真的？”余飞大声呼着痛龇牙咧嘴地说：“女子动口不动脚！”吕星露出牙齿一笑说：“你是在要求我咬你吗？这个要求很奇怪但一点也不难为我。”

余飞愁眉苦脸如同一个苦瓜夸张地说：“天啊！你为什么要赐于人间这样一个把自己当武器的女人？为什么不赐于我一把钳子？”吕星说：“这个恩赐应该归功于我的母亲。你想要把钳子虎口拔牙吗？”余飞忙说：“不敢，不敢。在下胆小如鼠。”他喝口酒，吕星

把唇凑了上去。

嘴的用途很多，可以吃喝说话接吻咬人，余飞又赋予它另一种功能，他用嘴含着酒喂了吕星。轻轻咬了咬她的唇说：“真想吃了你，你是人间美味。”吕星说：“美味？听起来好像餐厅也在出售。”余飞说：“你好可爱，但餐厅绝对不会售卖，不管煎炒烹炸都不及生着吃你可口。”吕星用柔软凉凉的手抚摸着他的脸颊，“你这个大坏蛋，总是哄得我十分开心，我发现我真正爱上了你，像掉进沼泽无法自拔，只有继续沉沦下去。”余飞看着她闪动的睫毛说：“不会吧，坏蛋才会爱坏蛋，你又不是大坏蛋。”

吕星说：“我当然不是大坏蛋，因为我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坏蛋。”余飞仔细打量了她几眼摇摇头说：“不像，从外表看你是一个好蛋。”吕星皱着鼻子说：“你怎么不辨事非呀！我就是坏蛋。背着丈夫与别的男人幽会、偷情，并且心安理得，兴趣与日俱增，我怎么会不是坏蛋呢？”

余飞说：“有点道理，为了俩个坏蛋蛇鼠一窝狼狈为奸，干杯。”喝完交杯酒吕星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吗？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你能让我笑口常开；二是我在肉体上能获得极大的满足；三是我从本质上讲就是喜爱红杏出墙的女人。”余飞看着她仿佛罩了雾的眼说：“你这么露骨地讲，让我感觉你有点……两个让男人想入非非的字。”吕星说：“淫荡。”余飞鼓起掌来，“智慧！这么聪明的女人像城市中的麻雀，已经不多了。”吕星说：“为我的智慧干杯。”她接着说：“其实你还有一个优点，长得挺英俊，可是我以前却没发现。”余飞点燃一支烟，慢慢将烟向她喷去，烟雾中的吕星像个虚构的影像，“是金子迟早要发光，是珍珠混迹于玻璃球中就需要你这种具有鉴赏眼光的人分别。”吕星说：“你如果是金子我早把你卖了。”余飞说：“是卖到屠宰场吗？那也值不了多少钱。”

额上垂下的发丝让吕星有种小家碧玉似的清纯和可爱。她用

手向上掠掠，昏暗的灯光中她的手在空中白晃晃划了道弧线。这让余飞想起刀闪烁的光芒。他试图把这种记忆从脑中挥去，可修长的刀身却更加清晰地挥舞着出现在他的眼前。余飞似乎听到了刀所带动空气的流动声和惊呼。他感到体内有一种力量像爆竹一样将要爆炸。他在抗拒，以致身体都轻轻地颤抖起来。

他在挣扎，脸上的肌肉在轻微地跳动和痉挛，密密细细的汗珠布满他的面庞。吕星奇怪地说：“你怎么了？”她摇着他的身体，“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呀？”她用力地摇晃着他。在她的摇晃中余飞虚脱般的松懈下来，大口喘着气。“你刚才怎么啦？”余飞歇息了一下，无力地说：“我想到了我的父母。”

“你的父母？怎么回事？”余飞虚弱地笑笑，“没什么好讲的，我的父亲杀了我的母亲，用刀！是青龙偃月刀，三国志中关羽的兵器，当然不是他那把。”吕星说：“他为什么要杀她？”余飞说：“因为他喝醉了，或许还有别的原因。我不想说，我的心会很难受。”

吕星想了一下说：“你喝醉了也会像你父亲一样杀了我吗？”余飞奇怪地说：“不会。你又不是我的妻子。”吕星说：“不知道死时会是什么样的感受，也许很美，可能就像放焰火，归于沉寂前绚丽灿烂。”余飞说：“这种事最好不要尝试，一次都嫌太多。”吕星几乎是神往地说：“如果我想试呢？”余飞开玩笑地说：“我可以免费充当一次刽子手，我做什么事都很高明。”吕星说：“我只知道你在床上高明。”俩人都笑了。

一会儿吕星便有七八分醉意了，她脸若桃花口齿不清地说：“你能告诉我，你有过多少女人吗？”余飞说：“你能告诉我你有多少根头发吗？”吕星说：“你在吹牛。”余飞说：“因为我是高手，非常高的高手。”吕星笑嘻嘻地拿起一个酒瓶子说：“你看起来不像个淫贼嘛。”余飞说：“如果一眼就能看出一个人的本质，我想大多数人都不敢上街了。不像不等于不是，我想在你脸上刻两个字。”吕星说：

“荡妇？”余飞赞赏道：“你太善解人意了。”吕星把酒瓶扔向空中，瓶子从高而落清脆地破碎了，接着是桌上所有的酒瓶和杯子无一幸免。余飞说：“你在制造一场浩劫。”吕星说：“我喜欢支离破碎时的感觉，声音优美悦耳动听。”

一脸迷惑的酒吧小姐走过来，刚想说话见余飞把食指放在嘴边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余飞掏出一叠钱递给她。小姐很聪明，又为他们抱来许多酒。吕星拿起一瓶酒说：“如果它是我的丈夫……”余飞说：“它不是你的丈夫。它的身份是一瓶酒，也没有女人愿意嫁给一瓶酒，哪怕一个女酒鬼也不会。”吕星叫着说：“我说如果。”余飞点点头说：“如果是，你怎么办？”吕星呸地把它砸碎，“我要让他灭亡，四分五裂地消失！”

余飞看着碎片和血一般的酒液说：“安息吧，吕星的丈夫！你的灭亡在举手投足之间完成。愿你的灵魂能进入西方极乐世界进入天堂。善哉善哉！阿门阿门！”吕星厌恶地说：“进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余飞说：“你也太薄情寡义有点狠了吧。”吕星说：“我他妈的就这样，看不惯吗？”余飞说：“看得惯，你他妈怎样我都看得惯。”

坚决不肯乘车的吕星被余飞搀扶着踉踉跄跄一路高歌来到余飞的住宅。这是一间独立的四合院，余飞的父亲死后不仅为他提供了栖身之地，而且留下了一笔足以让他过好多年放荡生活的金钱。院内有一个小水潭，其时明月当空，潭中就有了一个小小的月亮，明晃晃，清悠悠，极尽妍态。

“月亮掉进水里了！”吕星看着水面尖叫着说：“月亮掉进水里了！月亮掉进水里了！”她的焦急之色溢于言表。余飞十分好笑，看着她醉态可掬解释说：“月亮怎么会掉进水里？那是它的影子。”吕星指着水面说：“你看呀！它还浮在水面上呢，人间没了月亮可

怎么办？”余飞说：“月亮还在天上挂着，不信你抬头看。”吕星说：“我们应该把它捞上来。”余飞说：“它能捞上来吗？你这个美丽的小笨蛋。”吕星说：“你铁石心肠、冷血动物、见死不救！”

“如果仁慈就要变成笨蛋，我情愿无动于衷。”余飞保持着清醒的头胸，愚蠢虽然传染但传播速度并不迅速。吕星说：“好，我一个人去营救它”。余飞说：“你要干什么？”吕星一纵身，扑通跃入水潭，“我要把它捞上来，送到天上去。”吕星急公好义地说。

“高尚啊！”余飞苦笑着说：“昔有猴子捞月一场空，今又有美人重蹈覆辙。”吕星站在水中，因为她使水动荡，月亮就碎成了若干份，她显得有些茫然不知从何处下手。稍待了一会，月亮的碎片又聚成一个在她身边。她用手小心翼翼地掬起一捧水，手中就有了一一个小月亮。她用力向天空撒去，水珠亮晶晶地宛如珍珠。

吕星怎么也捞不起一个完整的月亮。余飞说：“上来吧，高尚的人。”吕星站在水中发呆，余飞劝说了几次都像现在吹得天花乱坠的药毫无效果。“你不上来看看来只有我下去了。美人捞月亮，英雄捞美人，我们可谓天造地设见义勇为的一对。”他也跳进水潭，把她扛在肩上送回地面，上了陆地他又把她扛在肩上，吕星的四肢乱舞，“放我下来，你放我下来！”她的挣扎让余飞十分吃力，“安静，请保持安静。女人应该低吟浅唱，你这么叫成何体统。”吕星叫，“你干嘛扛着我？”余飞说：“因为你不听话。”他一脚把门踢开，将她扔到床上，吕星叫，“你不能乱扔东西！”余飞说：“我没乱扔东西，扔的是人。”

被凉水一浸，吕星的酒力开始慢慢减退。过了一会，她盘腿坐在床上咬着下唇佯装什么也不知道问，“刚才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我们像鱼一样湿透？”余飞说：“你在打禅吗？刚才下了一场大雨。你什么也不记得了？健忘真好。”吕星看着巨大的鱼缸，里面有许多色彩艳丽的鱼来回游动，像一幅幅会动的画。她忽然笑了

说：“这些鱼真漂亮。”余飞说：“和你一样都是人间绝色。”吕星眨着眼睛，长长拧成一丛一丛的睫毛像荒唐的绮梦余迹，俏皮地问，“它们怎么做爱呢？”余飞一怔说：“这个问题很难。”吕星说：“也像人一样吗？还接吻。”余飞说：“应该是吧。不过它们要比人方便的多，因为它们都不穿衣服并且不分场合。做为人我真羡慕它们无所顾忌的环境和气魄。”

有一鱼沉在水底，一动不动仿佛很落寂。她说：“它怎么了？看起来情绪很低落。”余飞说：“失恋了。”吕星说：“失恋了？”余飞说：“它的女朋友被一只英俊多情的乌龟给勾引走了，所以它终日以泪洗面郁郁寡欢。”他心有所感地叹口气说：“自古多情空遗恨啊。”吕星说：“真痴情，它很可怜，可能连心都碎了吧。”

余飞改变了话题说：“你穿着湿衣服不难受吗？”吕星笑的有点媚，“不难受。”余飞说：“不行，我要为你的身体着想，这样会着凉的。脱下来吧。”吕星说：“你真关心我。”她除去外衣，像条白色的鱼翻滚在床上。余飞跳上床去，手所到之处柔软光滑，他激动起来。一对丰硕像白鸽子样的乳房里面蕴藏着巨大的幸福，余飞想要融化在幸福的包围中，他品尝着她美味的舌头，逐渐向欢快发起猛烈的进攻……

吕星静静地睡去了，发着均匀的呼吸，她蜷着像匹猫，让余飞无限怜惜。他想起了父亲，父亲对于戏剧的迷恋超过了对党对国家领导人的热爱。他尤其爱三国时期关羽的形象，经常把自己化装成关羽，演示着一个令敌闻风丧胆叱咤风云的英雄。

父亲一刀劈了下去，刀扬起的瞬间，房里所有的光彩都被它掩盖了。那道亮光伴随着似乎从远处传来的呜咽。一串鲜红的血花飞向空中，像春天里浮在雾中的桃花让人从心底产生美感。血溅在了在门外偷窥的余飞的脸上。余飞感到了温热，和一丝甜甜的腥味，他从心中呻吟了一声，像是微弱的称颂。

母亲慢慢倒在地上，脸上有微笑。那是一个晚上，可余飞的记忆中却灿烂无比明媚照人，仿佛有无数彩色蝴蝶在飞，有无数鸟雀在唱歌，还有浓郁的花香。地上的血蔓延开来，有种动人心魄的美。父亲呆呆看着母亲，有些诧异，他蹲下身摸摸母亲的心口，然后是一阵细若蚊吟的惊呼。

余飞突然间有股冲动，仿佛身体里面又植入了一个不受他控制的人。他取出了描绘泥塑的颜料，他酷爱泥塑，有高超的描绘才能。余飞坐到镜子前，用笔开始往脸上作画。这画完成后，他就与黄种人无关了成为一个赤面男子。戴上假须，换上戏袍，从紫木盒子中取出了长及三米的青龙偃月刀。

吕星听到响动后醒了，她看到余飞奇怪的打扮说：“你要唱戏？”她又看了几眼说：“关羽？”余飞说：“正是。我的父亲在杀死我的母亲时就是关羽。”刀锋利的光刺痛了她的眼，她赤裸着从床上跳下来，兴奋地说：“真威风，你也要杀死我吗？”余飞耳边响起父亲的叫喊声，“来者通名，关某刀下不斩无名之辈！”余飞说：“不，我不会杀你，我不是你的父亲，你也不是我的母亲。”

吕星用手试试刀锋，手有滑滑的感觉，赞叹道：“真锋利，用它杀人绝对会一刀两断，摸着它就会产生高潮。如果用它砍人，砍和被砍者一定会非常刺激非常过瘾，它能给人快感。”余飞说：“你似乎有做刀下之鬼的欲望，这是足以致命的欲望。”父亲大喊，“鼠辈为何无语，难道是怯关某？如若怯阵速速退去，关爷爷不斩无勇胆小之徒！”余飞握刀的手抖了一下，又抖一下，血液在沸腾，像正在烧开的水。他有毁掉什么东西的冲动。

“你敢杀了我吗？”吕星撒娇地靠近余飞，“就杀一下，胆小鬼。”余飞的心在剧烈跳动，以致声音都尖锐起来，“别、别开玩笑。”吕星妩媚地说：“我如果不是开玩笑呢？”她嘻嘻地笑着说：“你只杀我一下嘛，假的也行，别让我把你当做懦夫。”余飞感觉有一颗汗珠从额

头顺着鼻梁到人中然后落在地上，“我不是懦夫……我一点都不是。”吕星用身体摩擦着余飞，眼中春意盈然低声说：“我情愿死在你的身体下面。”余飞眼前出现了母亲倒地时的情景，那一刻的风姿美奂绝伦。余飞一把将吕星推倒在地上，一声大叫，刀猛劈过去。一道银光。

刀光一闪，却在吕星的脖子寸外顿住了。余飞大口大口喘着气。吕星惊愕过后咯咯地笑起来，“太刺激了，再来一次嘛，你让我感到你是盖世英雄。你敢把我的脑袋砍下来吗？”余飞说：“你不要说了。”他的嗓子发干，知道快没有能力克制自己了。吕星从地上爬起来倚在他的身上，向他的耳边吹气，很痒，“胆小鬼，你吓吓我也不会吗？我知道你担心会伤到我。”余飞大叫，“我是胆大鬼，我是勇敢的人。”他嘶声力竭地喊，“滚，快滚！”

“我不滚，我又不是圆的，我拥有修长的双腿。”吕星说：“许多男人看着我的双腿，眼神就像看到天堂，你看它像吗？”余飞几乎是哀求着说：“你走好么？”他看到了父亲威风凛凛具有煽动性的模样。吕星说：“为什么？”余飞努力坚持着不让最后的防线被冲动突破，“我害怕我真会杀了你，我……控制不住了。”吕星笑着说：“求你杀了我吧，快快地把我杀了吧。”她根本没有意识到危险的逼近，甚至已经触及了她。余飞说：“真的？”吕星说：“真的呀，你的胆量不大，但我的胆量就像我的乳房这么大，你看呀。我一点也不怕你把我杀了。”

父亲的眼神在鼓励着他，“孩子，杀了她，做个勇敢的男人。”余飞说：“我不能这样做。”父亲说：“能的，我能你就能。你看你长得多么英武……不要让我失望。”他歇斯底里地一声大吼，吕星又花枝乱颤地笑起来，笑声猛地停止，她看到肩膀处有血向外喷发，白森森的骨头清晰可见，砍开的肉在突突跳动，似乎并不如何疼痛，除了感到一丝寒意。她没有叫喊，疑惑和惊恐地看着余飞。余飞

面无表情淡淡地说：“我无法拒绝你的要求。”吕星说：“这是真的？”余飞说：“真的，不能改变。这是你离开人世前听到最后一句童叟无欺的话。我不仅勇敢，而且诚实。”吕星撕心裂肺地一声惨叫，向门外跑去。

余飞又是一刀，砍在她能让大多数女人嫉妒的腿上，吕星轰然倒地，伤口翻开的皮肉粉嫩异常，余飞看着她的伤口快乐的感觉在身体中弥漫。吕星发出像只被围猎绝望的小兽嘶哑且无助的声音，“放我走，求你放了我，不要杀我……”痛苦让她的脸完全扭曲变形，泪水涌出她的眼眶，强烈的恐惧袭击着她。她甚至有些怀疑事情的真实性。他怎么会杀她？他以往表现出是多么喜爱她，并且温文尔雅。

吕星向门外爬去。余飞走过来蹲下身，扯住她的头发，头发光滑的像小动物的皮毛，“你很奇怪，刚才要求我杀了你，但现在又要求我不要杀你？虽然你是一个女人，但也不能言而无信。这种习惯不好，需要改正。当然，你已经没有时间改正了。”吕星叫，“你放我走，放了我……”

“这不行。我是照你的意思办的。我不能因为你美丽而纵容你出尔反尔。”余飞吃吃笑着，笑得非常开心，“我是个负责任的人，做事绝不半途而废。”他摸摸她的头发，温柔地说：“不必害怕，虽然你是第一个，但绝不会是最后一个，杀了你一个，还有后来人。你是多么光荣，充当着先驱的角色。不要可怜兮兮的，这样子令我讨厌。振作起来，吕星同志！拿出一点视死如归的气概。”吕星猛地翻起身来，一把将余飞推倒在地上，他的后脑重重磕在地板上，刹时脑中什么也没了，眼前有无数灿烂的金星在飞舞。吕星爬到门前，试图打开门。余飞迅速恢复过来。

他又扯住她的头发，把她的头在地板上撞了几下，拉起她的头发让她仰起脸，鼻中鲜血长流，像两条红色的小溪。余飞摇摇脑

袋，刚才被磕的不轻，“很好，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自找苦吃愚蠢的行为，你见过老鼠在猫爪下逃脱吗？你就像煮熟的鸭子，飞不到哪里去了，别把徒劳当做充满希望的一线光明……”

吕星努力地挣扎，语无伦次说着难以理解的话。“真可怜，挣扎还有什么用呢？”余飞悲哀地说：“你以前给我的印象很美好，为什么要破坏它？女人难道永远也不能让男人心仪到永久？”他的手离开她的头发，吕星摇摇晃晃站了起来。

她的眼中失去了最后一丝乞求。余飞说：“死前是什么感受，是否真像放焰火那样光彩照人？你能告诉我吗？”吕星沉默不言此时平静如水。余飞说：“看来你是不会向我描述了。”他犹豫了一下，一刀破灭了吕星的生命。

余飞洗干净血迹后，把吕星的尸体拖到地下室。这个地方是他创作泥塑的所在，更是他的王宫。在这里他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君王，为所欲为，主宰一切。没有什么比做主子的感觉更好了，除非你做仆人做的走火入魔不思进取了。

地下室在院子中的小水潭下面，隔着一块厚厚的玻璃，从下往上看，可以见到一池绿水，风景迷人。墙边摆着一张虎皮椅，当然，虎皮的真假有很大嫌疑。已经有几个做好的泥塑，全是一些漂亮女人的形状，穿着宫女的衣服，或跪或立形态各异。他打开音响，优美的钢琴曲在室内蔓延。

余飞有个设想，把吕星做成一个泥塑，在她的身体外面增加上一层泥。艺术需要创新，这无疑是个新奇的设计，还有一头漂亮的长发。他几乎就要崇拜自己了，墨守陈规拾人牙慧是艺术的灭亡，只有创新才有发展。再说他还缺一个皇后，一个皇帝有再多的妃子没有皇后也不成体统。她无疑是最佳人选。

他用支架固定好尸体，亲了亲她冰凉的唇说：“简直是风情万

种。”余飞笑了，笑得如同春天里灿烂的阳光。他调制着褐色的泥巴，有建设伟大工程的兴奋和激动。

在深夜里，余飞感到了恐惧。看着已没有生命的吕星，他感到了巨大的恐惧和迷惑。身上的冷汗湿透了衣服。他不明白他怎么会杀了她？他甚至不能清楚地回忆，就像做了一个支离破碎的梦，一切都是那么恍惚。他想这不是真的，他怎么会杀了人呢？可结果却清晰无比，他杀了她。一切显得那么虚假，没有一点真实的迹象可以表明，除了这具尸体。

空气像被冰镇过一样冰冷，向身体内渗入，从五官从毛孔，无孔不入。他感觉有目光在注视他。余飞一抬头看到吕星的眼，她的眼中似有光彩在流动，像水那样充满质感。余飞一怔之下退了一步大叫，“你别看我，你为什么看着我？”目光依旧像胶水一样粘在他的身上，无法躲闪无从逃避挥之不去。余飞几乎是用一种忏悔的语气说：“又不是我杀了你……”他感到冤枉极了，因为他认为他什么也没有做，如小葱拌豆腐一样一青二白。

他觉察到一种诡异的气氛包围了他，让他躲在鞋子里的脚趾都在惊悸，他惶恐不安的上下排牙齿撞击到一起咔咔作响，“……又不是我杀了你，我又不曾杀了你。我知书达理对你亲爱有加，我心地善良宅心仁厚，我怎么会伤害你？你他妈别这么看着我……我问心无愧……”

他跳起来跺着脚大喊大叫语无伦次，飞快地逃离了地下室。忘了关掉音响，钢琴曲仍在弹奏着，像是哭诉着什么，声音阴气森森。余飞没有了再下去的勇气。

二

他坐在屋子里用鱼竿在鱼缸中钓鱼。鱼的智商很高，每每在上钩之际就狡猾地放弃。余飞很有些安慰，看来他长期用这种方式来训练这些鱼并不是没有效果。又有些失望，他在渴望一条弱智一点的鱼进入这个频频使用的陷阱。

终于有条貌似无知的鱼上了钩，他把它拉出来握在掌中，它强烈摆动身体表示抗议。余飞用手指敲敲它的脑袋说：“笨蛋！鱼饵和食物是两回事，你们的伙伴为此付出了多少惨痛的代价，你怎么就还不明白？”他像一个师长教训犯了错的孩子，并且他感觉有义务教训它们。“人为财死，鱼为饵亡，这句话还要用自己的亲身体验来证明吗？模样长的就不见得聪明。你，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别瞪眼，一瞪眼丑死了。难道说你不应该？难道老子的话没道理？难道你还顽固不化？”

余飞又敲敲它的头，增加了一些力量。

“还瞪眼，好，好，我再也不管了，你真让我寒心。你他妈的朽木不可雕也！”“朽木不可雕也”鱼渐渐安静下来，不再卖弄身体的柔韧和灵活性，只是嘴还一张一合诉说着什么。看着它的嘴余飞深感不懂鱼语言的不便。“你在说什么，为什么不出声？哑语吗？虽然我对凡事都略知一二，但读你的唇语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你

不是在骂我吧？如果你敢骂我，我就揍你，把你揍得到医院的急救室，让美丽的白衣天使们抢救你。”

它完全安静下来，像威严的老师眼睛下的小学生，动也不敢动，或是不能动。任凭余飞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唠叨。“别以不变应万变，你以为你装作乖乖的就会让我放弃对你善意的教诲吗？错得一塌糊涂了。任何诡计都对我不起作用，别自作聪明，太小儿科了，我是熟读三十六计的。”

“告诉你，我的话每句都是真理，你要牢牢记住，要想生存就必须聆听我的教导。别爱理不理，这样下去你会很危险的。”他有点生气了大声说：“你是什么玩艺儿！”这条很难判断是什么玩艺儿的鱼让余飞发现不太对劲。他翻开它的眼皮瞧瞧，又贴在耳边听听它心跳的声音，它状态不佳让余飞担忧起来。他嘴对嘴为它做了人工呼吸，悲哀的神情很快显示在他的脸上，它怎么就会与世长辞了呢？此鱼已到黄泉去，此地空留金鱼缸。金鱼一去不复返，寂寞缸边余飞愁。

“你为什么寻短见？你怎么就会离我远去呢？你为什么要死？这世界多么美好，高山流水、车水马龙、山珍海味、绮罗绸缎、美女如云……有太多太多值得留恋，难道这一切你都厌倦了？”他想了想，发现自己似乎说错了什么，“当然，这些东西与你没有太大关系。但你也不能轻生。你为什么要咬舌自尽？”他想他找到了它的死亡方式。

“你为什么要咬舌自尽？”他叫嚷了一会觉得说话有点武断，鱼有没有舌头有很大嫌疑。他掰开它的嘴，你很难发现金鱼有所谓的牙齿和舌头。余飞伤心地认识到自己也很无知。

他取出了为鱼准备的小巧精致的棺材，每次他单独教导鱼的时候，那鱼总是在他的好意还没倾诉完毕就含恨而去，死不瞑目。他不明白它们为什么情愿选择死亡也不愿意采纳他的观点？固执